

赵山奎 著

卡夫卡
——与——
卡夫卡学术



Kafka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成果（12JCWW01YB）

◆浙江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一流学科建设成果

卡夫卡 ——与—— 卡夫卡学术

赵山奎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卡夫卡与卡夫卡学术 / 赵山奎著.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308-18273-7

I. ①卡… II. ①赵… III. ①卡夫卡 (Kafka, Franz 1883-1924) — 文学研究 IV. ①I521.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13009号

卡夫卡与卡夫卡学术

赵山奎 著

责任编辑 唐妙琴

责任校对 刘雪峰 张小苹

封面设计 周 灵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91千

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8273-7

定 价 5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电话 (0571) 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序

曾艳兵

浙江师范大学的赵山奎教授发来新近完成的书稿《卡夫卡与卡夫卡学术》，嘱我写一序言，我当然无法推脱。一者，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潜心研读卡夫卡，做些相关的课题，因此所有有关卡夫卡的研究成果都是必须涉猎浏览的，而赵山奎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一直引人瞩目；二者赵山奎是我的学生，而这种师生缘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

山奎是我的学生，往事追忆可到20多年以前。那时我在青岛大学中文系教授外国文学，他就是我所教的班里的一个学生。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对他并没有多少特别的印象，直到有一天他向我提交了本科论文《对抗与消解——卡夫卡〈城堡〉解读》，我眼前一亮，感觉有些非同寻常，因为他的论文已经大大超出了其他同学论文的水平。在我的指导下，论文经过多次修改，最后我们联名发表在《国外文学》2000年第3期上。一位本科学生的论文，发表在如此权威的学术杂志上，无疑是一件令人欣慰和自豪的事情。大学毕业前他报考南京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研究生，顺利进入面试。面对主考老师的提问：“为什么报考南京师范大学？”他除了回答敬仰南京师范大学的学术传统和实力之外，脱口说出他的老师与汪介之老师颇为熟悉之类的话。如此一来，汪介之老师为了避嫌，暂时退出了面试。山奎为此非常忐忑不安，事后给我打电话谈及此事，我以为并无大碍：这反倒显示了山奎做人做事的率直和诚实。果然，山奎顺利进入南京师范大学继续学习，后来他毕业后又考入南京大学师从杨正润教授攻读博士学位。

山奎的博士论文做的是传记研究，其实本来他暗中是希望继续做卡夫卡研究的，但因为不懂德语一开始就被老师叫停了。但我料想他心中的卡夫卡

情结非但没有消逝,反倒在压抑中疯狂地增强、积蓄力量,以致一有机会就会表露出来,甚至以一种爆炸的方式扑面而来。于是,我看到了他近年来发表的一系列有关卡夫卡的研究文章,还有眼前这部书稿《卡夫卡与卡夫卡学术》。

卡夫卡生前并非完全默默无闻,在世的时候已经引起了某些作家、评论家的关注和评价,因此,有关他的学术研究史应该从那个时候算起,屈指一数,恰好百年。1907年卡夫卡的朋友布罗德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评价卡夫卡,然而此时卡夫卡还从未公开发表过自己的作品,因此以此作为卡夫卡学术研究史之发端似乎为时尚早。1915年德国的冯塔纳奖颁赠给了斯特恩海姆(Carl Sternheim),但鉴于斯特恩海姆是一名富翁,于是决定将800马克奖金颁赠给卡夫卡。卡夫卡最后接受了这笔奖金,据说他用这笔钱买了战争债券,当然也就有去无回。不过这件事说明卡夫卡在当时德语文坛已经不再是无名之辈了。

1915年11月10日,作家弗兰茨·魏费尔(Franz Werfel)在给卡夫卡的信中写道:“亲爱的卡夫卡,您是如此纯粹、新颖、独立,而且完整,这使得人们最终必须要结交您,仿佛您已经往永生或者永生一样。这种感觉是在任何活着的人身上找不到的。您在最近的作品中所取得的成就,确实实在此前的作品中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您通过一个完全特别的、几乎是真实的故事,既有一定的普遍性,又有一定象征性地展现了完整的人类的悲剧。我这样说显得非常愚蠢。所有的人,尽管他们与您生活在一起,但是,都一定知道不能将您当一般的同时代的人来对待,他们也会这么做的。”^①这种评价即便是今天看来也是准确、深刻的。1915年卡夫卡的《变形记》出版,弗兰茨·魏费尔一直在夸赞这部小说。因此,将卡夫卡学术史的开端设定在1915年或许较为准确合适。这样也就大体吻合了此前提及的“卡夫卡百年学术史”的说法了。

1920年冬天,技艺精湛的朗诵大师路德维希·哈特(Ludwig Hardt)在德国意外地发现了那时还几乎完全没有名气的卡夫卡小说集《乡村医生》。他仔细阅读了其中的几篇小说。1921年3月9日他在柏林朗读了卡夫卡的作品。“人们是从路德维希·哈特的讲堂中第一次听到弗兰茨·卡夫卡这个名字的。在很多报纸上,弗兰茨·卡夫卡的名字是作为路德维希·哈特所朗诵的散文的作者

^① 莱纳·史塔赫:《领悟年代:卡夫卡的一生》,董璐译,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31页。

而被提及的。”哈特后来又将《致科学院的报告》加入自己的节目单中。^①哈特在布拉格也朗读了卡夫卡的作品。

哈特的出现证实卡夫卡已经是一位有些名气的作家了。“大概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卡夫卡在布拉格的德语圈子里还只是个地方天才，而现在他成为当代伟大的文学家，他在惶恐中确认，现在读者也能够再次认出他来：当他出现在某个演出现场的时候，人们会小声说出他的名字，而且在这个冬天一再发生的是，当他在演出之后被朋友劝着走进爱迪生咖啡馆的时候，邻座的人会不加掩饰地观察他。”^②托马斯·曼在日记中写道，哈特在1921年8月1日为他朗读了卡夫卡的散文，这是他第一次注意到这位作家。在9月22日的日记中曼又写道：“我对朗诵家哈特推荐给我的弗兰茨·卡夫卡的作品非常感兴趣。”曼后来还在1925年11月29日的《布拉格日报》上公开推荐人们去阅读“值得高度关注”的《审判》。

当然，在卡夫卡生前人们对他的作品的关注和研究远远不止以上所述，这些在山奎的《卡夫卡与卡夫卡学术》中均有更为详尽的阐述和分析，这里无需赘言。卡夫卡去世后其影响和地位与日俱增，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历了一场噩梦的欧洲终于发现了卡夫卡的价值和意义。卡夫卡开始越出国界，在欧洲和美国走红，其影响迅速扩展到了拉丁美洲、亚洲、非洲等世界各地。一股“卡夫卡热”很快遍及西方文坛，至今热度不减。随后，各种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流派，如荒诞派、新小说派、存在主义文学、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等，都纷纷去卡夫卡那里寻找渊源和灵感。卡夫卡渐渐成了世界上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卡夫卡完全可以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等相提并论。”^③“卡夫卡是当代欧洲几乎所有作家的先行者”，“这些作家意识到了也好，没有意识到也好，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④“今天人们打开每一期德国的、法

① 莱纳·史塔赫：《领悟年代：卡夫卡的一生》，董璐译，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334页。

② 莱纳·史塔赫：《领悟年代：卡夫卡的一生》，董璐译，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340页。

③ 叶廷芳编：《论卡夫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78页。

④ 娜塔丽·萨洛特：《从陀斯妥耶夫斯基到卡夫卡》，柳鸣九主编：《新小说派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页。

国的、英国的、美国的或意大利的杂志，差不多都会碰到这个名字。”^①卡夫卡研究随即也就变成了西方乃至世界的一门“显学”。如今每两年至少有一次专门的卡夫卡国际学术讨论会，研究他的著作不计其数，产生了一大批研究专家和一些国际学术团体。卡夫卡研究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然而，我们对于如此丰富的卡夫卡研究成果却缺乏足够的重视与研究。卡夫卡的百年研究史究竟有着怎样的启示和困惑、价值和意义？于是，我们又回到山奎这部《卡夫卡与卡夫卡学术》：“百年卡夫卡学术陆续构建出了诸多矛盾和彼此矛盾的卡夫卡形象，卡夫卡学术本身很早也已成为卡夫卡学者所面临的‘卡夫卡式境遇’。本书主要关乎卡夫卡学术，但很难想象一本关于卡夫卡学术的书，会不同时是一本关于卡夫卡与卡夫卡作品的书。同样很难想象，一个关于卡夫卡、卡夫卡作品与卡夫卡学术的书的作者，会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卡夫卡式的卡夫卡学者，以及，一个卡夫卡学者，会没有一个‘信使梦’。但一个卡夫卡学者最大的噩梦，恐怕就是‘卡夫卡学术’。”^②一段卡夫卡式的表述，拉开了卡夫卡学术史研究的序幕。

由于“整个卡夫卡学术充满了这样既遮掩又敞开、欲言又止、欲说还休、虚虚实实的花边文字”，因此，确实有那么几个瞬间，山奎觉得卡夫卡学术就是一个庞大的谣言：“一定有人说了卡夫卡的坏话，因为他没做什么坏事，却在20和21世纪成为一门学问的主人公。”因为第一个说卡夫卡“坏话”的就是马克斯·布罗德，他所制造的最大谣言就是从中产生了“卡夫卡学术”的那个谣言：卡夫卡其实并不想他的作品被他最好的朋友马克斯·布罗德烧毁，卡夫卡想要被人们“研究”。于是《卡夫卡》水到渠成地进入第一章“学术史语境中的卡夫卡‘遗嘱’”。卡夫卡的遗嘱，我们当然并不陌生，但将卡夫卡遗嘱放在卡夫卡学术史语境中来考察却前所未闻，由此可见本书作者的学术敏锐和巧思了。近些年来，我常听到这样的抱怨：“卡夫卡研究已经取得了如此丰硕的成果，卡夫卡的选题已经被前辈学者掏尽做绝，再也不剩下什么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只需略略翻看一下山奎的书便可了然。

随后，《卡夫卡与卡夫卡学术》在考察卡夫卡日记形态的基础上，阐述卡夫

① 布罗德：《卡夫卡传》，叶廷芳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18页。

② 见本书“导论”，第1页。

卡的日记写作与文学写作之间的关系,并在这一背景中探讨进入卡夫卡《日记》的“文学空间”的路径。卡夫卡所有的文字大体上可以分为三部分:日记、书信和作品。日记是和自己的交流,书信是和社会的交流,作品则是内在与外在世界的统一。其实,卡夫卡的日记是可以当作文学作品来读的,正如他的作品可以当作他的日记来读一样。“他的日记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即使将生活的材料转化为思想,还需要用另一种故事讲述。也就是说,生活中真实的故事必须转换为一个能够更好地体现其思想的故事,才能获得讲述的有效性。他或许认为,这是一种更有效率的方式,也更具有对生活的穿透力。卡夫卡的这些特点在其日记中无处不在,与其说他的日记是为了记叙生活,是为了抵抗遗忘,毋宁说他是为了牢记自己每一天的所思所想和对生活的独特感受。一个人的一生,在卡夫卡看来,应该从自己的思想中穿过,而不应该从简单的材料中走过。”^①的确,卡夫卡的日记就是进入“令人困惑不解并且是复杂”的卡夫卡及其“文学空间”的重要路标。

接着,《卡夫卡与卡夫卡学术》讨论了那封著名的致父亲的信。山奎认为,卡夫卡致父亲的信,与其说是写给父亲的,不如说是通过写父亲来给自己立传。“它是书信,但这封信却没有到达收信人的手中,它也是自传,但这一作品中的‘自我’却是‘寄生性’的。”信中的卡夫卡觉得父亲赫尔曼毁掉了自己的生活能力,使自己成为猎物、牺牲品和虫子。山奎则看出,在《致父亲》中,父亲其实也成为卡夫卡所编织的文字之网中的猎物,卡夫卡“步步紧逼,毫不放松,不给父亲以任何喘息的机会,扮演的正是一个穷追不舍的猎人的角色”^②。与卡夫卡的日记一样,卡夫卡写给他人的信也以另一种方式在呈现自己。

紧随其后,《卡夫卡与卡夫卡学术》以同样别致的方式论述了“《致菲莉斯》中的卡夫卡”,还有“卡夫卡的死亡想象”。后面连续五章对《变形记》学术史的集中梳理和研究,继而讨论的《乡村医生》和《地洞》的学术史问题,卡夫卡的“哈姆莱特问题”,以及余华与卡夫卡的文学缘。最后,山奎讨论了《城堡》的“反懂”问题。总之,山奎总能在别人不易发现问题的地方找到问题,然后又在别人往往一筹莫展的地方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得出人们意想不到的结

^① 张锐锋:《卡夫卡谜题》,北京:海豚出版社2013年版,第175页。

^② 详见本书第三章。

论。这些当然应该归功于他的独具慧眼，而慧眼则源自慧心，说到底，这就是一颗热爱学术、执著追求、心无旁骛、锲而不舍的心。

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布朗肖写了本书，书名很有意思：《从卡夫卡到卡夫卡》。这里的“卡夫卡”始终是同一个卡夫卡吗？“如果是的话，卡夫卡只能是空无（唯一加倍却不使内容增加的）；如果是的话，‘从’与‘到’的字义将无法动弹地彼此抵消，失效地陷入全然内在，导致彼此两者所连接的‘卡夫卡’彻底瘫痪。反之，如果不是的话，两个卡夫卡本身的意义则产生变异的必然相斥，矛盾地潜入双重无法重复的差异匿名；如果不是的话，‘从’与‘到’的字义成为彼此穿接的迷宫而永恒地处于外部之中，失去潜入内在解说名词的可能性，这使得辨识卡夫卡同样是不可能的。”^①解释卡夫卡既非重复卡夫卡，也非无关于卡夫卡，而总是差异地书写卡夫卡。一旦重复且增加就必然是差异的重复，因而前一个卡夫卡一定不同于后一个卡夫卡。有一个卡夫卡，是否还有一个非卡夫卡的卡夫卡？对于卡夫卡研究如此，对于卡夫卡学术史的研究恐怕也是如此。山奎写了一部研究卡夫卡学术史的书，最后这部书也将成为卡夫卡学术史的一部分。卡夫卡学术在经过学术卡夫卡后，最终还是回到卡夫卡学术，这是不是颇有些卡夫卡的意味呢？

记得卡夫卡去世后，作家、记者约翰尼斯·乌茨迪尔（Johannes Urzidil）说过：“如果在什么地方存在着完全始终如一的人生和艺术家本性，那就在弗兰茨·卡夫卡那里。”所有的人都在寻找通向卡夫卡大门的钥匙，但最终徒劳无功。“他们充其量可以解释，卡夫卡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然后，人们可以赞同他们的阐释，或者提出自己的一些反对意见。但是，他们当中却完全没有人能够解释，卡夫卡为什么会说他所说的那些，他为什么会用所说的方式说出那些，为什么人们与他所说的，以及与他本人从来没有产生直接的冲突。”^②卡夫卡是说不尽的，如今对于这“说不尽”的卡夫卡，我们也得说说了。当然，最终恐怕还是说不尽。

① 莫里斯·布朗肖：《从卡夫卡到卡夫卡》，潘怡帆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导论，第33页。

② 莱纳·史塔赫：《领悟年代：卡夫卡的一生》，董璐译，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475—476页。

目 录

导 论	卡夫卡学术百年:反思与困惑	1
第一章	学术史语境中的卡夫卡“遗嘱”	22
第二章	《日记》及其“文学空间”	36
第三章	《致父亲》中的卡夫卡	49
第四章	《致菲丽斯》中的卡夫卡	64
第五章	卡夫卡的死亡想象	77
第六章	《变形记》早期评论回顾	93
第七章	《变形记》晚近评论回顾	105
第八章	《变形记》:“异化”抑或“认同”?	117
第九章	《变形记》与“灵魂轮回”	127
第十章	《变形记》初版封面画	141
第十一章	《乡村医生》学术史评述与解读	149
第十二章	《乡村医生》与希腊古典	165
第十三章	《地洞》学术史评述与解读	178
第十四章	卡夫卡的“哈姆莱特问题”	195
第十五章	余华与卡夫卡的文学缘	210
第十六章	《城堡》“反懂”吗?	222
引用文献	241
附录一	评《卡夫卡研究》	257
附录二	评《卡夫卡与中国文化》	263
附录三	卡夫卡的《判决》:传统与背叛	268
后 记	282

导 论 卡夫卡学术百年：反思与困惑

从1907年布罗德(Max Brod)在《当代》(*Die Gegenwart*)周刊公开发表的文章中首次评价卡夫卡算起,卡夫卡学术如今已经110年了;从1924年布罗德在《世界舞台》(*Die Weltbühne*)周刊首次公开卡夫卡的“焚稿遗嘱”并加以解释算起,卡夫卡学术也快100年了。而从世界第一个专业学会“美国卡夫卡学会”在1975年成立与其会刊《美国卡夫卡学会通讯》(1982年起更名为《美国卡夫卡学会会刊》)在1977创刊算起,近半个世纪也已过去了。但要说清楚一百年的学术积累对于理解卡夫卡有哪些贡献,却又是一件难事。面对种种解释,很多时候读者/学者仍像《诉讼》中的约瑟夫·K一样困惑,觉得学者/其他学者的解释就像是神父的解释,“那简单的故事逐渐变得模糊了,他想要摆脱掉它的缠绕”^①。

百年卡夫卡学术陆续构建出了诸多矛盾和彼此矛盾的卡夫卡形象,卡夫卡学术本身很早也已成为卡夫卡学者所面临的“卡夫卡式境遇”。本书主要关乎卡夫卡学术,但很难想象一本关于卡夫卡学术的书,会不同时是一本关于卡夫卡与卡夫卡作品的书。同样很难想象,一个关于卡夫卡、卡夫卡作品与卡夫卡学术的书的作者,会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卡夫卡式的卡夫卡学者,以及一个卡夫卡学者会没有一个“信使梦”。但一个卡夫卡学者最大的噩梦,恐怕就是“卡夫卡学术”。

^① 卡夫卡:《卡夫卡全集》(3),叶廷芳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7页。



某种意义上,卡夫卡学者都有一个“信使梦”^①,并且暗中希望自己是唯一的信使:似乎对于他来说,卡夫卡就是卡夫卡笔下那个已经死了多年却好像仍活着甚至会一直活下去的皇帝或国王,只有他一个人得到了关于卡夫卡的启示。但这个怀揣启示的信使,在走出家门后(其实他带着这个信息要去什么地方、传递给什么人也并没有想清楚)却有些吃惊地发现(其实他早就该知道),这个世界早已布满了形形色色的卡夫卡信使(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就如同卡夫卡巨大父亲的巨大阴影:“在打开的世界地图上”,“四脚八叉地躺着”^②),他根本无法突破他们的重围,他会被困在他们的文字里;他所希望传达的卡夫卡的信息,在漫长、徒劳、令人疲倦的游荡过程中,会遭受辐射和撕裂;在某个时刻他会发现,他随身携带那则信息,已经面目全非。

使用“形象”和“样貌”这样的说法,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对于绝大多数读者和大多数卡夫卡学者,卡夫卡只是一个形象,而这个形象来自卡夫卡学术的构建^③(或许最初级的形态就是文学史教材);对于卡夫卡学术来说,卡夫卡形象(或许最初级的形态是卡夫卡的照片和卡夫卡作品的封面)则决定了卡夫卡学术的样貌。卡夫卡学术的总体样貌就是卡夫卡的总体形象,而卡夫卡的形象,既显现也隐藏在他那让人着迷也让人困惑的作品中。如今我们理解卡夫卡,无论愿不愿意,都需要穿越卡夫卡学术的迷雾,踏上那条或许并没有终点、相反却总是绕回到诸多似曾相识之岔路——这条道路或许就是卡夫卡所说的那条“真正的道路”或“正道”：“它不是绷紧在高处,而是贴近地面的。与其说它

① 参见卡夫卡的话：“他们面临选择，是成为国王还是成为国王们的信使。出于孩子的天性，他们全都要当信使。所以世界上尽是信使，他们匆匆赶路，穿越世界，由于不存在国王，他们互相叫喊着那些已经失去意义的消息。他们很想结束这种可悲的生活，但由于职业誓言的约束，他们不敢这么做。”卡夫卡：《卡夫卡全集》（5），第7页。

② 卡夫卡：《卡夫卡全集》（8），第278页。

③ 参见昆德拉的说法：布罗德“创造卡夫卡的形象和他的作品的形象，同时也创造了卡夫卡学”。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孟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页。

是供人行走的,毋宁说是用来绊人的。”^①我们本不应相信自己随身携带着卡夫卡这个文学皇帝的信息。

或许卡夫卡学术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守门人都是卡夫卡自己。在此笔者想强调卡夫卡作为“学者”的身份和他对这一身份的“自我理解”。^②卡夫卡涉猎的古今知识广泛深入,其复杂程度令人吃惊,我们只需简单提及:作为犹太人,他晚年宣称自己所写与要写的东西是“新卡巴拉”(einer neuen Geheimlehre, einer Kabbala)^③,也就是他写作的意图之一是要延续、复兴和更新古老的犹太文化传统;他接受过西方古典传统教育,宣称自己是一个“无名希腊人”,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大量明征暗引荷马与柏拉图等古典作家的作品^④;他热爱和熟悉德国文化,也继承了歌德对于中国文化的好感——有的时候他甚至想象:“如果我是个中国人……”^⑤;作为法学博士和官办保险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他是现代保险法学家和技术专家——美国一部法律教材的著者宣称:“所有西方法律的论述都不过是弗兰茨·卡夫卡的注脚。”^⑥我国学者梁展进一步断言:“卡夫卡对同时代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社会、法律、国家治理非常熟悉,他的作品是对同时代混乱状况拉开距离的讽刺以及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法西斯体制兴起的预言和前瞻。”^⑦果真如此,一般意义上的卡夫卡学者如何能够穿越作为学者的卡夫卡的“自我理解”以及他所研究过的那些“主义和问题”而抵

① 卡夫卡:《卡夫卡全集》(5),第3页。

② 卡夫卡算不算个“学者”?学者们当然也有不同意见。玛特尔·罗伯特就认为,虽然卡夫卡和塞万提斯一样,属于“贪婪的读者”,但他们都“不是学者”。(See Marthe Robert, *The Old and the New: From Don Quixote to Kafka*, trans. Carol Cosm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p.32.)无论如何,至少可以确定的是,卡夫卡显然“关心”学者和学术。

③ Franz Kafka, *Schriften Tagebücher Briefe* (Kritische Ausgabe), hrsg. Jürgen Born et al., Frankfurt am Main: S. Fischer Verlag, 1990, s. 878.

④ 详见本书第十一章。

⑤ 卡夫卡:《卡夫卡全集》(10),第46页。对此论题,曾艳兵的《卡夫卡与中国传统文化》有详尽的考查。相关评述参见本书附录二。

⑥ 博西格诺等:《法律之门》(第8版),邓子滨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笔者从曾艳兵先生《何为“卡夫卡式审判”?》一文(载《读书》2016年第12期)中获知此线索。

⑦ 梁展:《帝国的想象:卡夫卡〈中国长城修建时〉中的政治话语》,载《外国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第11页。

达卡夫卡文学的核心地带？

进一步的观察还可以发现，“学者”和“学术”形象在卡夫卡作品中为数不少（卡夫卡学术的“国际性”和“比较学术性质”也包含在此类形象中）——《在流刑营》中的“旅行者”被认为是一个“西方大学者”^①；《乡村教师》中的叙述者和主人公都是“学者”^②；《中国长城建造时》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学术报告”，而叙述者显然是一个中国“比较民族史学者”^③；同样在作“学术报告”的还有《一份为某科学院写的报告》中的红彼得；《一条狗的探索》的叙述者是个已经变老的“学术狗”，它对那些更年轻的“学术狗”对它所提问题的评论听起来竟像是对卡夫卡学术自身的讽刺：“一个问题听起来像另一个问题，重要的是提问的意图，而意图总是隐蔽的，往往连提问者也搞不清楚。况且，提问的确是狗类的一种怪癖，大家七嘴八舌地乱提问题，仿佛这样就能抹去那些正确问题的痕迹。”^④最晚在20世纪80年代初，考察过此前卡夫卡学术史的帕梅拉·考非就已经清楚意识到了卡夫卡学术这种“七嘴八舌”之乱局：“如果批评家把卡夫卡看作是模仿性的，他就在卡夫卡的符号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寻找对应物；如果批评家把卡夫卡的作品看成自我表现的，比如说看成梦叙述，那他就会在卡夫卡笔下的形象与他的生活或欲望及挫折之间寻找对应物；如果关注语言表达危机，比如卡夫卡所面临的他自身真实感觉与他的语言媒介之间的断裂，批评家就会把他的作品理解成这一表达之绝望。……如此的批评并不向卡夫卡作品的某种决定性解释推进，而只是不断衍生出阅读。”^⑤

同样令人吃惊的，可能还有卡夫卡在表述其“学术性”时所采取的欺骗性方式。卡夫卡说他“只拥有人类的全部弱点”（nur die allgemeine menschliche

① 卡夫卡：《卡夫卡全集》（1），第94页。

② 曾艳兵先生认为，该作即是对一系列“学术研究的根本问题”（如“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什么？研究人员之间的关系如何？学术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的“思考、描述，或者暗示、隐喻”。详见其《学术研究的困惑和悲哀》一文，载《名作欣赏》2008年第1期，第94—96页。

③ 卡夫卡：《卡夫卡全集》（1），第380页。

④ 卡夫卡：《卡夫卡全集》（1），第445页。

⑤ Pamela L. Caughie, “The Death of Kafka: the Birth of Writing”, *Journal of Kafka Society of America*, 1981(2), p.4.

Schwäche),借此他“强有力地汲取了……我的时代的否定因素”^①(Mit dieser... habe ich das Negative meiner Zeit...kräftig aufgenommen.)。这个表述看似谦虚,其实不然,其间“强”与“弱”之间的辩证转换有着难以觉察的含混——“弱点”是被他这个分析者“强有力地”加以理解(“强制阐释”?)的结果,在这个分析者面前呈现出“所有弱点”的,最终是被分析的“世界”。卡夫卡实际上是说,他懂得他身处其中的“他的时代”的所有东西,懂到了“细若游丝”(这可算是对“弱/Schwäche”的另一种理解)的地步。这个表达如果和下面这个同样关乎“强弱”的表达对照起来看,其意思就更为明显:“以最强烈的光(stärkstem Licht)可以使世界解体。在弱的眼睛(schwachen Augen)前面,它会变得坚固,在更弱的眼睛前面,它会长出拳头,在再弱一些的眼睛前面,它会恼羞成怒,并会把敢于注视它的人击得粉碎。”^②1911年2月19日的日记中还有被卡夫卡删掉的一处(或许更能说明问题):卡夫卡宣称自己“现在无疑是布拉格的精神中心”^③(zweifellos bin ich jetzt im Geistigen der Mittelpunkt von Prag)。这三个表达合在一起,卡夫卡学术的宽广度就获得了一个说明——卡夫卡学者所发现的卡夫卡作品与其时代之间关系,其根源就在于卡夫卡在他的作品中已经植入他与他的时代的关系,而经由他强力阐释的“他的时代”,同时也携带了它自身的历史和对于未来的想象。由于偶然或者命运,这种想象与后来所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契合和共振,就强化甚至建构了卡夫卡学术的城堡——有学者甚至不无道理地说,就卡夫卡学术对卡夫卡形象的构建而言,希特勒也有一份功劳:“通过使《流刑营》看起来像是将要到来事情的预言,希特勒把卡夫卡变成了预言家。”^④

① Franz Kafka, *Hochzeitsvorbereitungen auf dem Lande und andere Prosa aus dem Nachlaß*, hrsg. Max Brod,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83, s.89.

② Franz Kafka, *Hochzeitsvorbereitungen auf dem Lande und andere Prosa aus dem Nachlaß*, s.34. 卡夫卡:《卡夫卡全集》(5),第8页。

③ Franz Kafka, *Tagebücher Apparatband*, hrsg. Hans-Gerd Koch et al. Frankfurt am Main: S. Fischer Verlag, 1990, s.169. 笔者从李维特(June O. Leavitt)的书中注意到这一点,相关讨论参见 June O. Leavitt, *The Mystical Life of Franz Kafka: Theosophy, Cabala, and the Modern Spiritual Reviva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8-9, pp.181-182.

④ Klayton Koelb, *Kafka: 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 New York: Continuum, 2010, p.71.

二

在卡夫卡学术界,一大怪现象就是充满了卡夫卡式的自我嘲弄甚至自我憎恨:卡夫卡学者批判卡夫卡学术,似乎已成为传统,其方式有些诡异地像卡夫卡的父亲对卡夫卡的批判:“斥骂、威胁、讽刺、冷笑,还有(这是奇怪的)自责。”^①面对卡夫卡学术时的疲倦、惶惑甚至恼火,很早就已是卡夫卡学术史的一部分了。我们很自然地想起1938年本雅明对布罗德所持批判姿态的讽刺:“无论是超现实主义对卡夫卡不无道理的关注,还是维尔纳·克拉弗特对卡夫卡不无洞见的阐释,他都嗤之以鼻,这种做法有些煞风景。不仅如此,他还想方设法贬低尚未出现的对卡夫卡的研究。”^②1946年,面对快速增长的卡夫卡学者,汉娜·阿伦特的感觉可谓五味杂陈:“尽管卡夫卡在活着的时候没能过上体面的生活,他现在倒是能够让一代又一代的卡夫卡学者事业有成、温饱富足。”^③到20世纪70年代,海勒写关于卡夫卡的书时,已经倦态毕露:“只要瞄一眼就卡夫卡所写东西而写的那些东西的书目,就足以让人觉得要在这些已经过多的书和论文上面再增加点什么东西,是多么成问题。”^④但他仍打起精神写了一部《卡夫卡》。进入21世纪,施塔赫在写作后来被公认为卡夫卡的权威传记时,这种疲倦已经成为愤怒:“借用黑贝尔评价莱辛研究的话说,确实,即便卡夫卡从死里复活,他也不大可能告诉我们还没有被探讨过的事情。大多此类研究包含着没有根据的猜测或充斥着令人生厌的学术行话。不管某个理论多么牵强,总会有某个地方的某人跟风鼓吹;没有什么方法不被用来解释卡夫卡的作品。某些专著就像是孤独症患者的游戏,不可能想象读者会从中得到合乎情理的收获。”^⑤对卡夫卡学术的这种厌倦也延伸到文学虚构中:阿兰·本

① 卡夫卡:《卡夫卡全集》(8),第247页。

② 本雅明:《经验与贫乏》,王炳钧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81页。

③ Cited in “Publisher’s Note”, in Franz Kafka, *The Trial*, trans. Breon Mitchell,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98, p.xii.

④ Erich Heller, *Franz Kafka*, London: Fontana Modern Masters, 1974, p.ix.

⑤ Reiner Stach, *Kafka: Decisive Years*, trans. Shelley Frisc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7.

奈特(Alan Bennett)1986年推出的荒诞喜剧《卡夫卡的丁丁》(Kafka's Dick)就把讽刺矛头指向了卡夫卡学术——卡夫卡看着西德尼搬进来的一大摞书,惊问:“天啊,这也是我写的吗?”西德尼:“不是。这些书是关于你写的书的书。只是很小一部分。我相信国会图书馆的文献目录有15000多条。”卡夫卡(愧疚地):“我为这个世界增加这么多字,我把这个世界弄得更沉重了。”^①

本奈特笔下的西德尼相信彼时美国国会图书馆关于卡夫卡的文献数量,笔者难以核对,但即便有所夸张,其程度或许并不大。因为早在1961年,哈利·亚尔维(Harry Järv)所编的《卡夫卡文献索引》^②就已经收录有大约5000则文献了。当年《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LS)第60期发表对此书目的评论,用的题目是“令人绝望的意见丛林”^③。到了2000年,卡普托-迈尔与赫尔茨编辑1955—1997年卡夫卡研究文献(即《卡夫卡初级文献与次级文献国际书目》^④第二卷)时,其篇幅已达1115页。

面对令人望而生畏的卡夫卡研究书目,施塔赫的怀旧情绪或许能够感染如今不少的卡夫卡学者:“今天研究过诸如此类书目的人会羡慕卡夫卡的最早一批读者,他们对他的生活知之甚少,能够把作品当作文学来享受,而不是自传性代码的累积。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⑤现代学术似乎已被纳入工业化生产的疯狂逻辑,“卡夫卡关于人生和写作之间关系的丰富言论成为西方文化话语的口头禅。‘卡夫卡工厂’(Kafka Factory)自此以后就怀着几乎是复仇的心态拆卸、弄碎和重组这些引文,通常情况下以这种方式写成的论文就成为学术攀升的垫脚石”^⑥。

其实,如施塔赫所说,“能够把作品当作文学来享受”的第一批读者所散发

① Allan Bennett, *Two Kafka's Plays, Kafka's Dick and the Insurance Man*,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87, pp.33-34.

② Harry Järv, *Die Kafka-Literatur. Eine Bibliographie*, Malmö und Lund: Bo Cavefors, 1961.

③ Rez., “Desperate Opinions”, *TLS*(1961), p.888.

④ Maria Luise Caputo-Mayr und Julius Michael Herz, *Franz Kafka: Internationale Bibliographie der Primär- und Sekundärliteratur (Band I: Bibliographie der Primärliteratur 1908—1997; Band II: Bibliographie der Sekundärliteratur 1955—1977)*, München: K. G. Saur, 2000.

⑤ Reiner Stach, *Kafka: Decisive Years*, p.186.

⑥ Reiner Stach, *Kafka: Decisive Years*, pp.186-187.